



上曰既如卿肯任怨豈不主張卿

上又言李參用錢無不落兼已病

丙子微雨延和奏事呈接伴全國將來吊慰使副

上曰將來正旦人使到闕設素幄引見外款不受其
礼物庶表不敢當慶賀之意或量受些小何如予奏
莫令有司尚議否 上曰令議又呈昨日付下德壽
宮歲可減省錢物等數即前宣諭約七十萬緡者予
奏不須降指揮只劄與戶部及所屬庫分令知

上曰然可以備水旱又呈禮部太常寺乞造

太上皇帝擲 上曰梓宮已是九尺向來

周益公文集卷之八十一
徽宗及二后緣虜中棺小故就泗州置擲今更不須
用又呈江西馬大同奏將來 太上祔廟因為正太
祖東向之位留參贊其說 上曰是謂祫享手唐制
如何予奏趙粹中昨論此甚詳正為祫享若唐則自
開元始增四昭四穆為九廟左相疑主大同又重於
改作力言宗廟事體重須禮官獻議不應外官主之
予覺其言辭不須即奏云且類聚讀議可也批出差
宗正丞采之端李師邈準備充接送伴又批出付兩
聽云將來吊慰使到闕倍有支賜令有司預辦
丁丑旬休

戊寅朝于延和從駕過宮

己卯下坐入局

庚辰延和奏事呈椿辨虜中吊祭使例物上曰甚多
予奏只金七百餘兩銀萬八千餘兩匹帛不預焉蓋
合吊祭為一事也

上忽顧予問集議攢宮下諸使諸司辟官支費等文
字如何予奏方欲進呈既展讀 上曰紹興十二年
是 徽宗 顯肅懿節三梓宮所以二十分紹興二
十九年 顯仁已減十分 安恭又減作七分今官
屬后減半恐太削弱並依 顯仁時體例可也予奏

後面別有項目至此在使卒支費自十月八日以後止支七十日權住已有指揮上欲令展作一百日當別令甲請初辟置無非閔節賄賂外議喧甚於是吳博古乞集議裁減久之莫敢措辭數日前方就臺諫宅議減一半洪邁諸人云皇太后謂吾百歲後只用四大扛板乎蓋責近不悅者多唱為淨議不會迂延頗久致違上聽而有此議又呈禮官看詳唐輅論太上稱祖事予奏輅說雖失當正緣士大夫不曾深考多以為是今欲行此奏庶幾四方萬里與夫後世皆知曾經詳議免致異論但禮官怒輅指為不學浮言遂痛加詆斥斯亦過矣如此等語並欲貼去上曰必何篤乎遂降旨云依看詳到事理施行密院奏外議謂李師邈見在平江行醫今若接伴則經從本府守臣監司相見時皆坐其上緣此物論頗籍籍莫若改作館伴上曰既是醫人別改差人姑與一差遣二樞云已與庫中屬官矣上曰如此則誰可二樞云閣門趙嗣視見其同列劉績曾被差領以為言上曰常記其人但以其舉止及宣導頗輕故遲遲今可差代師邈起居郎胡晉臣對第一劄論馳坊常曰弼揚言上書乞太子參決已以為已功

上曰恕此事朕不謀之宰輔雖父子間亦不曾說乃
出朕意欲行遣其人晉臣奏行之適足成孺子之名
不行又不可但乞禁首加密可也

辛巳延和奏事 上宣諭馳坊常昌弼與徽廟如何
衆以為允 上又欲別作行遣予奏却恐成其詭妄
只如此足矣又宣諭太子在議事堂引知州讀劄子
時卿等莫周坐否予奏此則不可蓋禮所以別嫌明
微正在於此太子生受其展讀恐未安况臣等乎臣
方俟見太子商量亦望陛下更致眷思 上曰也是
要商量卿等更與太子理說留參云如講堂講者左

餘人坐亦可予曰不然講堂有賓友之義此乃公事
上曰更熟議是日引軍器監丞沈清臣輪對劄子凡
八千言一一展讀知閣張翥奏臣正引例隔下清臣
奏讀如功久之疑又云簡徑奏事 上曰之令勿却
已而甚久次當引林栗已未伺候 上知清臣對必
久先令作十六日疑前奏妨進膳清臣正色曰言天
下事讀竟乃已上勞之曰卿二十年閑廢今不枉矣
清臣劄子中一項論賀正人使乞不見如前日無可
疑恐有姦臣敲起文寡之說切勿聽之前日不見何
嘗起寡 上甚以為然且云初意本欲止見之而不

受其禮謂禮官必有公議姑付之使定其論不謂禮官乃爾定來甚無議理今念彼再來不見非人情止當見之決不受其禮為是沉極稱贊云 陛下只恐見義理不的若已見得義理明自不用惑紛紛之說上深以為是

壬午常參官逐和起居記宰相亦殿奏事蓋上前日宣諭過宮領頰恐事有壅滯令駕出日依舊奏事也上再說常昌弼行遣予奏如初又曰卿等見韓彥質可諭以辭禮物之意十七日引對朕亦當諭之眾人云假禮物以通好似乎無嫌從駕過 德壽宮入臨奉慰如旦日之儀

癸未歇泊不坐

甲申延和奏事呈給事中王信駁禮官有詳唐輅文字乞將輅罷黜 上曰駁不當言乞罷黜可貼去又問當如何予奏議禮無嫌輅非其取不合爭執犯眾怨尔比常昌弼為輕令去可也 上曰然彼見請必違還宮者朕取之故如此生相主輅奏云輅十年前已為倅今當與郡 上曰權貨可除郡乎王相云輅是提轄非監官也留參云只恐給舍不放過上曰臨時却宣諭書可也既退招王信諭以此意信

曰欲何以處之王相言得旨與郤不以為然曰衆論正紛紛非為其爭稱祖緣其奏云後有令王何以處之語太狂易予曰且降與外任指揮以待衆論之定輕重却在臨時衆皆曰然遂擬入而令信一面書元降指揮予奏昨有旨後殿設素幄見人使只恐太窄如賜茶之類皆有妨上曰令多展教間予奏值雨則費力上曰只就節廟予曰庭下縛露屋亦可今日三人知閣同對乞諭之上又曰前日曾語韓彥質等以初見人使諭以不受禮物之意否予奏元得旨陛下卻面諭既今日對乞先賜宣諭

上曰然卿等寫意度與之使知適從是日未時彥質同趙濟對上令以此諭宰執於國書中添一幅却其後來禮物即便奏來起居舍人鄭僑對次引思半嗣王榮陽及開府四宗室同班對

已酉延和奏事呈鄭僑奏乞詔大臣詳處正旦人使等事予奏彼之使名但云克正旦使副而不言賀上曰如此則使無可疑又奏後殿東廊面西坐似未安適來商量若就東朵殿則猶南面值雨不妨拜於廊上甚以為然令筭與閣門及儀鸞司予又奏若彼來吊慰必在德壽上曰因是於禮亦當在東楹

唐益公文集卷之四十一
却就殿東設幄可也

丙戌臘假國忌行香畢清華奏事 上服麤布巾衫
腰經先是洪邁及京鏗等初對衣中官服裁衫卑勒
帛予深鄙之與諸公議用涼衫作常服弗聽昨日不
免令衛瓘計會御藥院欲以涼衫或皂衫入對便
坐二璫密奏其事遂定用涼衫皂勒帛蓋上服如此
為近臣者不可少變乎予奏昨日雖議定北使以正
旦國信為名初無賀字受禮無嫌退取國書觀之却
有奉書陳賀之語今欲就鄭僑奏筭明言歲旦通好
祖宗在喪所不廢今設素幄許令入見而却其禮物

又慮彼以故事為請未審於具禮如何令禮官折衷
以聞 上曰若言 祖宗則是今為過之不須如此
衆又曰 聖慮尤高遠矣 上又令寫三次意度與
館伴一言不受二言待以此意申朝首取旨第三方
云特為兩國通好之久不欲重違已令收受予奏待
逐一擬進

丁亥旬休付出昨日所進議禮物指揮及人使意度
三頃頗有塗政然大槩以定房吏初欲備坐意度筭
與館伴所王相又欲簽名封云予謂皆非禮只當諭
使副未早過府第而授之衆以為允

戊子朝于延和昨日太史局再選議事開堂用正月二日八日十日十三日十九日二十六日內兩日國忌餘多假日臨欲將上予頗疑之謂衆人曰是日無朝殿可乎衆難難乃退下別理會既而上果問擇日如何予奏雖有數日非國忌則假故上曰須是有朝殿日王相退方悟曰如此則上依舊逐日視朝姑使太子習貫尔予曰何知之晚也

上宣諭昨日所擬指揮甚好莫便筭與礼官否予奏已筭與上曰恐彼疑後殿止告以崇政殿或垂拱亦無害卿等論韓彥質等有商議事徑過堂中理會

予奏彥質疎通臨事必不拘泥上曰茶酒太過予奏前日畧舉祖宗時故事尔既紹興三不年所無自不應有上曰天竺觀潮之類都可從聞使人有除聽樂簪花外並如舊例之語予曰舊例正為紹興當時既無今自可畧也上又曰俟礼官討論到便與礼物例殿門外指揮並行下予曰亦須奏過方敢批旨也上又語予曰前日林栗諫官文字俟人使了次第理會從駕過德壽宮即回館伴使朝再相見予告之云恐彼疑上下御正殿則告之云彼國吊慰使尚未來本朝以兩國和好所繫上特御素

幄見使人若便用告礼御殿却先慶後吊可可彦質等大以為然且曰紹興間施宜生語錄云本不遣賀正又恐兩國以為疑予曰此亦足以折之况當時顯仁掩攢猶在歲前今尤不可御殿明矣

己丑歌泊不坐入局

庚寅不坐入局 上批問引見使人就垂拱亦可或權改淡黃袍早僕頭受書了却易服見使人王相以為當然予密語之云祖宗雖是有愛正且人使故事但累朝多是春開上仙祔廟在歲前雖紹興二十九年 顯仁皇后亦就歲前了却却有此疑似不若未

早面奏

辛卯延和奏事呈礼官詳議到鄭僑奏劄論正且人使事謂當受其礼物而不必辭上宣諭可語韓彥質不必用前日三次意度直受之可也予奏昨日聖意欲御垂拱不若設幄東偏彼既得見豈敢計御服况陛下尚爾縞素必有以服其心切不宜改易惟後殿則行馬經垂拱曲折而過後殿却或致疑今弟降旨云依詳議到事理施行可就殿之東楹設素幄引見使人百官並免褻見其礼物毋令入殿付之有司上初欲云寘之殿門外更不啟封亦未及免畏見既

唐益公文集卷之四
詳奏乃可之仍云衣服若未定臨時更批與卿等今日亦引館伴侯封罷令去見卿等予又奏

祖宗時彼有弔慰祭奠兩使紹興末比殺其禮共為弔祭使今所以遲遲必是商量未定前日密院欲依例發金字牌往盱台令報已差接伴臣已留住

上曰此安可將謂鈞致它使命予謂更當差下一番接送前日安排錫賜却分作兩項以待之上曰極是向日賀會慶即人亦有將來我亦兩番遣使之語又呈赤岸押宴上曰誰未曾去遂差劉國瑞又引館伴韓彥質趙濟接伴馮震武戴勳至東華門免引

壬辰 兩皇太后聖旨免過宮燒香不坐入局

癸巳早設素幄於垂拱殿之東偏偏上初坐後幄應奉官起居次御素幄宰執兩拜起居訖升殿入幄中侍立決引虜使鎮國上將軍兵部尚書元顏宗下副使中議大夫祕書少監李晏升殿授書如儀次不贊名朝見兩拜受賜亦然引三郎人不山呼各賜受如出駕與再坐引宰執北使副不拜宣坐賜茶先有旨進御茶不用拖子殿上杌子坐聚及殿下拜褥皆以青國書曰四序更端三陽交泰受屬布和之始緬惟介祉之多迺遣使輶往持慶幣益彰敦好案切馳懷

大璫折封訖左相與予對展宣讀復授內侍依紹興三十年正旦例既不賜茶酒就驛賜御筵施樞押伴北使不受館伴云向時有例北使云初謂皇帝已公除吉服早未却猶御白袍自然難執酒括只茶便了白采施宜生奉使朝見退受御筵歸去喫言語如將未花宴亦不合受觀潮游天竺躬弓却有例不敢辭或云紹興三十年却不曾講此三者

甲午節假有旨許人使游天竺寺
己未節假

丙申節假驛中與北使議正且入慰使者曰持賀禮未若之何慰也館伴往未議論然後云行人敢不曲從其實紹興三十年 太上在顯不服制中亦既祔廟又是特名分未正猶免入賀今國無說持國信使為是欲見功尔果有內批付密院浙西路鈐王舜臣升添差總管此人乃通事掌儀之把頭者

淳熙十五年戊申

正月丁酉朔雨延和起居兩拜訖從駕過德壽宮臨慰如儀即回留參入驛押宴

戊戌雨元日假內不坐前月下旬三消以大史局再棟到正月議事開堂其間多值假故上曰初二日成

唐書卷之八十一 忠臣列傳 卷之八十一
日可用且畧應日前晚予密入奏謂雖是節假乞
陛下特御延和令宰執奏事畢必然後過議事堂庶
幾新元發政叶先後之序昨日果有旨今日內殿奏
事 上宣諭待北使外問無議論否予奏 陛下聖
孝如此其本既立自然禮無違者

上曰皆由卿等處事精審朕前日亦語葉翥獎勞久
之又及東宮開堂議事今日引泰嶺羅敏能若禮數
商量未定則且令納劄予款曲未遲初在漏舍予語
諸公若對展劄子恐有嫌王相頗懷疑云不成只教
某向前予云固當互陳所見但不敢對展尔至是遂
於上前奏陳予急截其語云對展有嫌

上以為不可乃止予因奏 陛下方當厲精又以參
決付之東宮今百司事多因循臣等固無當益加勉
勵必副聖意但恐智慮所不及有不逮尔 上復稱
獎云卿等思慮無不至正賴共振紀綱予曰前此臣
等有過全賴 陛下掩覆今若又不及衆論必不怨
上曰朕不至如前代帝王更有猜嫌王相云天下事
自有正理下必過慮次赴議事堂使欲繫鞵相見予
曰譬之礼上恐當叙拜衆以為然而行首司云堂甚
窄狹又設倚子相對不容拜席歆南北相對予以為

不可王相云賓有禮主則擇予不敢彊既而復自云
想是御前定此禮數蓋疑予持之其心術類此拜訖
點茶畢起立白事予曰文字若欲少留乞候晚間付
下準備次早進呈東宮以為然且去當用匣子封固
又稟前蒙譙春坊傳令旨要擇一吏承受文字緣首
中分六房若互遣小吏恐不能徧知諸房首尾兼卑
微不足備使令已議定差三省提點密院諸房承旨
詣官聽約束却令自諭諸房庶幾事有統一不至漏
洩東宮云甚好再坐點湯畢退東宮坐堂上引前知
德安府秦焞再拜而上措笏展讀劄子訖下堂再拜
而退次引前知合州羅猷能亦如之

己亥兩國忌行香使人觀潮

庚子雨開基節假人使射弓於玉津園

辛丑雨免過宮入局是日本就驛賜宴王相押伴北
使力辭從之

壬寅晴早上御垂拱後幄先引送伴馮振武戴勳朝
辭次御東徧素幄人使朝辭賜茶授書大畧如初見
之儀叅知政事留正入驛押宴初定黃洽洽尚在病
假而施樞適喪女式假未滿乃用紹興末例一員押
兩宴無嫌遂再取旨差正脩奉司郭棣霍汝弼渡江

往紹興

癸卯晴人日假內引賀全國生辰使副胡晉臣鄭康孫辭於清華閣國書曰候協龍祥適際五剛之旦節編鳳紀載禔萬壽之期惟至德之誕照宜林符之滋介顯馳信使肅奉慶亟庸申飭於幣儀益尊迎於嘉祉初呈草本用惟仁德之昭升予遣人語洪邁謂虜主尊號有仁德二字得無嫌乎邁亟改焉

甲辰徽兩人使行景靈宮侍香歸清華閣奏事奏會慶聖節諸路合進銀絹有司申請上曰恐有慶賀之嫌免進以寬民力如何予奏此乃典故不可廢况戶部藉此充經費豈容蠲放初非宮禁私用特臣子不敢不以此享上爾又奏今年大禮莫只是明堂否上曰然紹興間亦不詣景靈宮不登樓肆赦予奏合排辦事多所以欲先定如將來修輅亦可免反賜亦如當軋道初支三分之一上曰然又奏將來梓宮發引陛下及皇太后皆當出德壽宮門奉辭或謂難設兩幄次須全祀官討論萬一窄隘須拆動待漏院上曰莫不須否予奏恐大鼎與高長

上曰不得已即拆動且全祀官商量

乙巳雨王相在告予率施留二公徑詣太子待班閣

叙楹且畧白今日當奏之事遂以為例延和奏事太子初侍立駕坐太子先起居兩拜升殿次宰執兩拜升殿如常儀予奏昨稟會慶節依格進銀絹合作三首奏請 上曰畢竟有慶賀之嫌 上乃令放免二年俟終制令進衆人仰贊聖德不已予曰略曾會計諸路多寡不等共納銀十五萬兩絹三萬疋皆入左帑今欲擬指揮令封樁庫撥還 上曰內庫亦可予奏本是戶部經常支用不必動內庫也

上顧太子曰此事如何太子以為甚當又呈廣西漕司保明知萬安軍杜孝恭非廢老疾病予奏此乃依指揮保明合免奏事因及守臣不可不擇茲乃為治之本 上顧太子曰苟非其人不可輕放過

上見敷陳要務頗慝意謂太子曰今後不必間日參決自可每日侍立只此便是參決既退遂指揮閣門自今後內殿坐並令太子侍立次引新浙西提舉史彌正彌正猶未受告而光領一劄論 太子未拊廟百日後民庶未應開樂 上批其後此說似有理卿等擬指揮來予擬云昨礼官條具典故 太行太上皇帝未拊廟前臨安府城內外合行禁樂可令諸路州準此尋付出施行

丙午旬休紹興攢宮修奉興工

丁未以雨駕不出入局

戊申國忌行香

己酉國忌行香

庚戌上元節假

辛亥蚤朝廷和 皇太子侍立呈礼官申依興故將

來梓宮發引 皇太后及 皇帝奉辵去處

上初謂當送過江遽曰太后年高恐難遠出予奏前

在清華已曾奏知於德壽宮門外設幄次北方京師

宣德門合同 陛下奉辵非是出江下莫令礼官同

几筵所相度否 上曰莫只就 德壽宮予奏外議

政為將來欽奉几筵只就德壽宮則太后須三年服

滿乃歸大内諸事皆未便此政機會合預商量王相

亦云前御批宣示王信云將來令旨昇修蓋慈寧宮

今莫奏稟 太后否 上曰此非半年不可成予奏

乞留中更商量又呈鄭汝諧乞免權紹興府奏

上曰聞與趙不流協恐擔閣了事可正差汝諧知紹

興予奏莫除職否 上初難之衆人云除帥不可無

職 上曰敷文如何衆人云且秘閣可也予奏不知

何以為名王相云只作選用之意亦可予又奏莫却

除漕否前 顯仁時三貝 上曰記得是錢端禮別
添誰奏予創差揚剡權 上曰專委一員事未必不
辦

壬子節假

癸丑延和奏事呈修奉司申明 太上皇帝神穴丈
尺禮官元具效例既而却云屬陰陽家予奏此皆知
土地淺薄恐尺寸依格則有水故便文自營爾今欲
降指揮令議定却乞宣諭州增卑培薄之法雖極崇
高正是山陵 上甚以為然又呈禮官乞置樽衆人
皆謂不可闕予奏就身惟棺棺外惟樽此古今不易

之理其餘皆文具也乃令有司修製次詣議事堂先
卧新知峽州陳崧卿次引新知安豐軍王仲堅新知
施州朱起宗王朱皆武臣也初二日引秦焞及羅猷
能其制如殿庭無異側立讀荀子既畢置之倚後子
深以為不然取日密諭尤袤教以設案於前如州郡
之禮袤深然之密以荀子稟東宮予又諭行首司衛
璞今日參決時宜設橫案藉以紫褥就其上展呈文
字已而引守臣及議事並用之雖東宮亦以為當然
也

甲寅 太上皇帝百日衆人云今日不當奏事緣先

有駕出奏事指揮遂入奏言之予云別無事惟房錢不可過今日遂繳進既入至祥曦殿上已道御藥鄭邦憲米宣問此事奏云已繳入矣至後殿門外邦憲又來云放多少曰例如何專作太上百日降指揮奏云已是如此降旨放半月初紹興二十九年顯仁服藥時放房錢門稅各半月去年十月夫於照應小民頗以為言昨日予奏欲因百日舉行上以為然又問多少予奏或云一兩月上曰從其多者予奏莫須批出上曰不必批出一面擬指揮既退方知來半月從駕過宮哭臨奉慰如儀

乙卯不坐入局盱台報常璞要特立以十五日回入界二十四日取接遺留使顏師魯內引宿宦洪邁邁見上服繞麤因奏已過百日常有所革上曰正欲與卿商量初欲候祔廟邁云事當以漸今乞服黥袍如臣庶墨衰之類易布巾為絹或羅上曰如此則服黥絹涼衫皂帶邁又具筭子奏饒州天申進節銀之外貢金三百兩乞一例蠲免邁既退上復遣中使問舊例引宿宦用背子今如何邁乞用黥絹為之且以近所用禪服樣進

丙辰旬休上批問太上百日後朕於內殿見鄉

唐益公文集卷之四
等衣服如何予折東王相此必曰洪邁所言而有此
問當具以對王相不聽止令太常寺供前時所議御
殿服制而已

丁巳朝于延和先奏事呈鄭汝諧辭免紹興 上問
何故予奏汝諧緣乞勅榜之故上下皆怨如修奉諸
司絡繹往來其官員不受饋固無妨至於吏卒輩皆
相約勿受其意非美 上曰如何予奏若留汝諧使
之獲疾一夫不足卹恐誤大事乞別與一差遣

上不可予曰彼自乞祠從之可也 上曰取名如何
予曰自不應與 上曰帥便要人衆人云延室可權

否 上曰望輕予曰須就侍從中擇一員往 上曰
誰可予曰莫如張杓但如令帶權侍郎去 上曰與

除集撰 予曰祖宗時應副山陵亦曾令朝臣權轉
運使 上曰体面生衆人云莫與待制否 上曰只

集撰將來事了或召還或加職未晚并令速去不須
對 上果再問內殿冠服事予曰昨日所奏未詳尋

常士大夫家過百日中衫皆用細布見客則以黥布
上曰洪邁乞用黥絹如何予曰其說難行

上曰常用細布晚間內引宿直官之類如何予曰布
中背子以代常服 上極以為然從 駕過

德壽宮即回

戊午歇泊不坐盱台報虜中弔祭使蒲察克忠劉常
讀祭文官耶律獲欲以二十七日過界予與衆人商
量入奏以間接伴內引乞面諭礼數既而內引接伴
使副宋之瑞趙嗣祖 上遽宣諭去只依紹興二十
九年例不必徒為紛紛

己未延和奏事呈林栗乙加 太上謚號廟曰堯宗
上曰堯字入謚法否予奏正謂謚法有翼善傳聖曰
堯 上曰今當如何衆云已定矣予曰若欲博尽群
議更付礼官如何 上曰令礼官議予久奏已定二

十六日告天今須令別擇日 上曰然又呈栗遷奉
之奏 上問何謂也予奏便是欲正 太祖東向前
者 陛下宣諭裕享是也古者七廟 太祖居中六
世三昭三穆唐開元增為九廟緣古今廟室自別
上曰見礼象圖所畫廟制與今不同乃進呈訖此本
可以初以王相力拒馬大同之設夜未既展一室則
今有嫌不可議矣又呈張杓辞取不允又呈杓乞對
上曰為應辦令速去 上於榻後付礼官理會虞祭
文字云與 太后商量既几筵在 德壽即就宮行
礼予奏礼官更有一笏予說長樂無在外故事當及

又虞起歸大旧此事體重以間繳入乞 陛下與
太后子細商議 上又及冠服之制云朕断然易以
布心然後安指帽云已易之矣予奏莫用昨日御筆
行出否 上曰不須如此待附廟畢有司請改服時
一就降旨云已如此行矣

庚申延和奏事東宮請假不待且初向前上忽指膝
示予予幼未晚既而提衣袂云此已用布矣不大細
否予奏 陛下出於獨断行三年之喪均是衣布何
細也直 光堯初上僊 陛下便有此意而群臣不
能將頌致煩 聖慮所謂其臣莫及足以垂訓萬世
矣又呈此侯至當差館伴 上曰就差鄭僑張國珍
又呈史弥正乞有司議受吊時群臣衣服 上曰自
有故事似不須議予奏正為 陛下服練麓群臣不
應頌異 上乃令討論呈張杓再乞對 上曰已令
速去予奏侍從出帥若不得對無以增重事體

上曰來日又過宮予奏莫可今日內引否乃留其荀
子內引新知紹興張杓知樞密院施師點以大資政
知泉州自請也

辛酉呈橋道頓遞司理會將來 太上皇粹宮出城
方向道路 上曰雖不動民居却須拆城合早理會

唐益公文集卷之四
予泰聞大升章之類此曰稍高長且降指揮令同太
史局打量丈尺具圖本甲聽指揮庶免搔撓又呈館
伴既就差鄭僑張國珍則仍用前日所惜之官

上曰聞告哀使到虜主變服又呈新知紹興府張杓
借內庫錢二十萬緡 上曰先已有二十萬緡矣衆
人云恐須應副留參不以為然予春昨朝廷止應副
十萬緡餘令截撥未知多少 上曰未知何如支欲
須問之予奏今莫若且應副十萬緡却令開具收支
見在數目聞奏 上從之又呈劉確降兩官吏部申
明欲於選郡階官分降 上曰此人罪不可恕可並

降選郡兩官予奏將來依旧叙復 上曰可於指揮
中帶說吏不叙復予奏更有管範輩却不帶選郡不
知如何 上曰官小不必問 上又顧太子曰醫官
不當帶行選郡自不舍放行太子奏 祖宗時無此
予奏選郡旌武功與和安大夫之類全不相涉矣又
奏此月四日浙江私渡沉舟壞二三十人今梓宮一
行舟船欲令臨安府及漕司措置閃試 上以為然
趙不流聞之亟奏劾西興監渡劉興行浙江監渡王
德文並乞罷黜批依從駕過宮即回
壬戌歇泊不坐入局

癸亥雨延和奏事進呈禮官關林栗所定太上廟號
衆以高宗為允雖東宮亦然 上曰太后以武后之
故深不欲用衆愕然留參欲稱光宗 上曰無謂東
宮亦曰不可用 上曰世祖光堯如何予曰廟號無
四字 上曰然則堯宗可用留參曰堯是名予曰書
正義掌辨之古上名字謚號不一堯自名放勳且既
入謚法而唐高祖嘗謚神堯衆人云堯宗孚生 上
曰久則熟矣王相云更令禮官議 上曰禮守必守
說說莫若卿等自商量既退招宰掾問之京鏗云虜
主父名宗堯素何衆人甲此大可疑矣呈張杓乞碎
差紹興通判一員予奏黃由是狀元及第都可令來
上曰事畢又難遂罷遂已

甲子晴黃洽除知樞密院事蕭^慈參如政事延和奏
事呈禮官駁林栗堯宗之說衆人云虜主父名宗堯
恐不可用 上曰堯宗與宗堯莫不相妨否昨日謝
諤奏乞為聖宗亦自好蓋可以對神宗王相以臺諫
所主力以為然予曰不若烈字本烈祖之詩可以形
容中興之功又有祖意留參亦贊之 上謂次於聖
字似無易兩者予云莫更令議定否

上曰直寫此兩字令議中使例賜蕭參笏并馬并傳

旨云綉鞍笏頭帶侯祔廟畢合服用時緒賜

乙丑延和奏事呈禮官定 太后將來奉辭梓宮之儀顯仁時兵就 慈寧殿奉辭 上曰果是如此勿降指揮止貼去都莫說及予曰奏非議 太上廟號聖宗退而契勘得契毋隆緒已嘗用之至如烈宗竊疑僭偽之王曾用連夜有晉載記五代九國志則劉聰慕容寶楊渥皆用之矣已抽回劄子除去二字只令別議 上曰堯宗莫不妨否衆人云且侯衆議恐別有可用之字蕭參云 本朝除 太祖 太宗之外烈聖廟號皆不可犯前代則高宗誠不可用內引告哀使副韋璞姜特立全國回書曰遠馳信傳遽及訃音審色養之永違諒孝思之國極方敦親好深用側傷尚勉節於哀情庸善緩於冲覆又引直宿官宇文价有奏劄乞以光堯廟號為光宗謚憲孝為誠孝上初謂說廟號為成宗曰曰成湯价遂舉巍巍有成功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

丙寅旬休

二月丁卯朔朝于延和呈館伴趙不黯借官 上曰予祭副使及讀祭文官皆文臣恐張國珍麓踈不能應對是以改命予奏不黯醞藉 聖慮甚至數年前

不息誤借開國縣名今日又擬常寧予令改作天水
縣呈浙東田渭乞令紹興府用饑民脩海塘予奏張
相已欲用饑民助山陵之後今乞令指置施行
上曰蘇軾亦嘗曾用此法內批今年春冬各供送
德壽宮羅五百尺綾五百尺絹三千尺洛加綿一萬
兩充支散官吏宿衛親從親事官軍兵軍衣賜使用
是日御史臺集議廟號禮官專執 高宗侍從臺諫
以高光二字為言林栗依旧乞用堯宗
戊宸歇泊不坐入局
已已臍臟不視事入局

庚午延和奏事呈集議 太上號廟 上深欲用堯
宗衆人以北虜宗堯為言 上曰彼乃名耳堯字亦
顛倒 皇太子奏斷不可用予因奏連日朝云有欲
用藝宗者蓋書有歸格于藝祖帥文祖也 本朝
太祖既曰藝祖則中興之主當為藝宗若用堯字專
取授禪而不見中興之功用藝宗則與高太同義所
包者廣宰執侍從皆以為然 上亦高之困甚藝藝
訓何義予奏孔安國注云藝者文也文即太祖也
上曰亦好既而又吟詠數四若有思云乎奏議號用
憲孝二字憲乃取法其義亦不輕不若馬誠孝 上

亦以為然予奏欲併付集議以示至公 上可之又
呈札宮閣門國信所定弔慰使到 德壽宮宰執以
下皆用常服予奏文字本入熟綠此一項深合商量
昨 顯仁時北使到已是祔廟故用常服合大行在
殯且別宮無嫌 陛下方喪經受弔臣等亦難冠裳
侍立况啓攢發引服如初喪固未除也 上曰宰執
侍從當如大祥服四脚幘頭乘經去杖正得中矣予
奏 聖諭盡善百官不入可也此項別容擬指揮進
呈其餘項目皆常儀自當一面施行予又奏虜使奉
辭凡筵時如何 上曰上令館伴同往予奏恐臨時
彼以為疑未審可如初到只令就 德壽宮朝辭否
上曰此各一事臨時當使館伴與商量子奏臣有一
說莫若約度過宮日分令彼奉辭 上曰屈指計其
日旦云使人在館約十日許予奏或先或後皆可但
令彼就過宮足矣聞禁中曹諭太常定儀注正令虜
使自辭凡筵故詳及之
辛未駕免過宮入局御史臺集侍從兩省臺諫禮官
議 太上廟號衆人所以執事為然禮官唱其不可
引藝成而不為說衆復和之遂引大哉乾元惟天為
大乞作大宗

壬申晴延和奏事 上曰衆論以太上為大宗
藝成而下不可用已令付出既有大宗小宗之說豈
可用不知堯宗如何更商量一兩日未晚

癸酉陰延和奏事呈 太上廟號留參力主光宗王
相以成為言 上曰成以於光不出此兩字更待今
日思之未早理會不必更將伏議 上玉音又及堯
宗蓋主之也衆人復舉高宗 上竟不欲用予知其
無大相遠不復指辭都大主管喪事所繳到御製
太上挽詩五百先是洪邁入直上令中使持草示之
且諭令須有所改定內一篇云重華愧有虞居然慙
菲質正爾紹皇圖邁以愧與慙相似擬改作居然將
菲質上從之

甲戌晴延和奏事呈 皇后生日進香合令權免二
年奏事畢 上於榻後取唐書一冊檢高祖紀指示
云高祖既謚神堯又載於謚法

太上何為不可用堯宗今只於堯字光字擇而用之
蕭參云堯字輕堯字重予奏 聖意雖定亦須令衆
又知然後用 上曰須明示以此意退而批音云堯
字載於謚法唐 高祖已謚神堯用為廟號似亦無
嫌可令議定聞奏堯字林栗發之戲語人云何必高

唐益公文集卷之十
宗無以易堯

乙亥陰國忌臺中集議不以堯字為然字文价主成字衆初不可已而翕然

丙子旬休

丁丑延和朝訖奏事衆議廟號或曰成或曰正予奏吳越錢氏嘗僭成宗正字乃不成語上必欲用堯字云特降指揮可也王信駁姜特立轉逢郡刺史

上曰是告哀使乎自非常例可諭令書讀予奏信前既立論今不敢自違其說既宣諭必便書過呈總護司申屬官趙善恣盧瑢乞光支添給及將來免推賞

予奏二人是朝士緣向日臺評紛紛不自安晏未控請不欲得上又慄伯圭備申上曰並依紹興二十

九年體例無增損予曰如此則降旨依施行從駕詣宮即回中使梁彬持虜中廟諱一紙來傳旨云宗堯是其諱適來所說太上廟號未須行出別擬一字向來固嘗及此上不以為疑今復有此宣諭內引賀金國正旦使萬鍾副使趙不違其回書曰文拘叶運肇開歲律之詳信使來同躬講世和之好婉書辭而申祝粢粢物以陳儀併敢腴勤惟深欣懌鍾等初出使既得宣諭一切如舊於是沿路及燕京賜晏聽樂

簪花用告禮僅嘗致儼接伴令為控免路中得其禮部不許之符遂持歸為拘又獻北征記一冊

戊寅社假內降禮官宇文价等奏狀乞用誠字為廟號臺諫謝諤等六人乞用寧考之寧給舍王信等乞用藝字戶部侍郎葉翥乞用開宗

已卯延和奏事 上問廟號衆人謂臺諫引大誥寧字可用 上以為稍輕且止見康寧之意不若用藝字又云烈宗如何予曰前已奏知只為劉聰等三人相犯又及成宗予曰錢王元佐嘗有此號所以禮官乞用至誠之誠 上以為沉更商量一兩日宣諭當

遣報謝使可依例具朝臣姓名未予奏莫不須用紹興例否 上不以為然內引館伴使副鄭僑不黥僑請使指且及虜使入慰衣服 上曰夷狄不足較羔裘元冠不以吊彼自失禮姑在我者而已又云或有商量事不必過位恐彼不從却失躰止令掌儀往來可也既退 上復呼不黥回宣諭云虜中副使及讀發文官皆知書所以改用鄉

庚辰延和奏事呈人使排日前已有旨朝辭分作兩日先詣 德壽宮凡筵殿次就南內朝辭予奏人使辭九筵駕既不注群臣立班莫衣服如初否 上曰

然番拱朝辭却須用常服予奏固當如此 太上謚寶以聖神文武憲孝皇帝之寶十字為文詔令文思院刻玉奏事畢予云廟號已定否 上曰寧字輕不如藝字參樞皆贊之左無語予曰聖志既定當用給舍所奏及鄭伯英劄子行出 上批謚寶文字令再將上

辛巳延和奏事呈 太上謚號 上疑憲孝字予奏憲有法之義若連孝字而言於體為輕且例聖用大孝元孝显孝之類皆隨孝取義前欲改作成孝本好只為得懿節改成節稱呼不順當令礼官別議從駕過宮内批差官管大内公事知尚書内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信國頃懿大夫吳從善已下一十人并皇后閣典字楊憐憐已下一十人將來送護

大行太上皇帝梓宮至攢宮可行下所屬去處施行夜德壽宮修内司兵士陸青在宮中欲作竊明早方得之於山上執付臨安府尋杖脊配雷州聞數百人環宮捕賊通夕擾擾有内人父病怖而死

壬午陰國忌行香 癸未延和奏事議 太上謚號并及藝宗左相道礼官之言以為未安留參初生藝字至是亦保兩可

上顧予曰禮官欲用甚字予曰只主高字留參遂變其說力以高字為是在相曰禮官謂將來恐人如獲議著成小說且責朝廷不力與開陳黃樞曰藝字出於二典亦何不可御藥院奏審年例端午節金鍍銀裝浙二絹透盃扇皇太后六十柄柄皇太子四十柄今年欲乞權不彩盃止用白成銀裝釘供奉宣賜奉聖旨依內引字文价禮官又入奏關藝字只乞從初議以高宗為廟號

甲申延和奏事呈禮官再乞用高字衆人皆謂太祖高祖皆極尊之稱上曰尙高宗亦豈是祖再三味藝字且云前已批依王相奏未曾行出上顧予如何予曰若以高太為義則高宗亦可上乃令就初議蓋聖意不欲違衆也予奏憲孝如何禮官欲作成孝則碍成節皇后音近節欲作光孝上以光節為未穩乃並令依舊呈學士院諮報紹興間虜中弔祭使歸止用謝狀今未審如何上令各書內批差京鏗劉端仁克報謝使副

乙酉國忌行香人使入門內引接伴使副宋之瑞趙嗣祖

丙戌旬休國信所申金國祭奠金器二百兩銀器二

千兩疋物四千疋清平內製三百冕綾紗各五百綿
一百純尼一百縮三千
弔慰疋物四千疋

丁亥雨早免起居從駕過 德壽宮易小祥之服應
奉官吏亦如之殿上設 太上靈坐宰執侍從兩拜
訖分東西立 上亦服布四脚設素幄於東廂舉哭
在庭皆哭引北使蒲察克忠劉常讀祭文官耶律履
再訖升殿其祭文亦云叔大金皇帝致祭于姪宗太
上皇帝尚饗降階再又拜訖退侍從已下先出宰執
升素幄侍立使人朝見授書如儀 上舉哭在庭皆
哭其書曰頃達訃音遽聞大故念九敷於世好殊深
軫於中懷載飭信輶往伸慰問尚頌禮經一節用綏
孝履之和中節下節各朝見受賜並依常禮次易常
服從駕還內蕭參人驛押晏

戊子歇泊假五府共作一奏繳進先堯挽詩二首
己丑晴延和奏事呈二十六日早虜使詣德壽宮辭
宰執侍從在彼立班與是日國忌行香相妨予奏百
官既不到宮止分宰執一二人押班可也 上以為
然又二十七日請 太上謚于南郊與人使朝辭相
妨留參欲退而請謚于謂於禮不專乃展作三月三
日 上曰冊寶不違否予奏刻寶止用一手當令一

面為之冊文衆手分鑿甚易集也張杓奏向來

顯仁園陵用錢五十七萬除今次兩政借得二十萬
截留十萬並已用過臣近蒙借十萬尚少一十七萬
貫乞於封樁庫支撥 上批依奏文一劄子乞差借

德壽宮儀駕翰林司并借乘輿器用必徑付昇施
行矣人使游天竺是日王相擬 太上陵名九五而
其末云永思 上點永思而批云依點定舊例

上僊後一月內即進陵名王相違疑累月初定用永
元矣近忽去 上字元永皇恐改永崇又以哲宗嘗
議用此禁中不以為然遂列永紹永興永阜永壽永

思五名以進云

庚寅陰延和奏事呈脩奉司乞將來遷懿節皇后御
容往 太上下宮日拆去舊殿初欲依予奏下宮前
殿奉 徽宗御容中殿設 三后於龕當時祔懿節
於後殿得東不若徹去鳴吻之類留以奉安冊寶之
屬免動工作似亦無嫌 上以為然予奏當今奉常
條其取旨又呈虞祭乃吉礼合用靴袍予奏紹興間
改用淡黃袍并履比舊制已別今取 聖裁 上曰
只布折上中黑帶布袍明言用見今所服可也呈啓
攢用三月十六日發引用十八日掩攢用三十日

周益公文集卷之八
上曰亦合七月之期別難得日蓋自 太后至皇孫
避六處衝尅又謂予昨日已用永思陵名王相入驛
賜人使晏

辛卯駕免過宮入局樞密院奏審入內內侍首申陸
詢傳宣入都內內侍首使臣張聿脩罷 太行太上
皇帝脩奉使司承受蕪都壕寨官提點造作一行事
務時差符思永承填日下供職或云聿脩各支費而
差使不均陵所兵匠政意使石灰火發以害之

壬辰國忌早同留參率百官赴景靈宮行香虞使詣
德壽宮辭 太上几筵上相與黃樞蕭參同侍從在
馬其衣服禮儀如

丁亥朝見日使副往浙江觀潮

癸巳垂拱殿後履奏事次御垂拱殿引入使朝辭如
正旦使之儀答書曰慈庭棄養已馳訴於哀摧使駟
將誠乃伴貼於奠問具承書惠愴閱物儀沐軫念之
惟勤知締盟之彌永茲深感慟莫罄敘言事獻之詞
也

甲午寒食鄴假

乙未

丙申

思陵錄上

周益公文集卷之八

七

